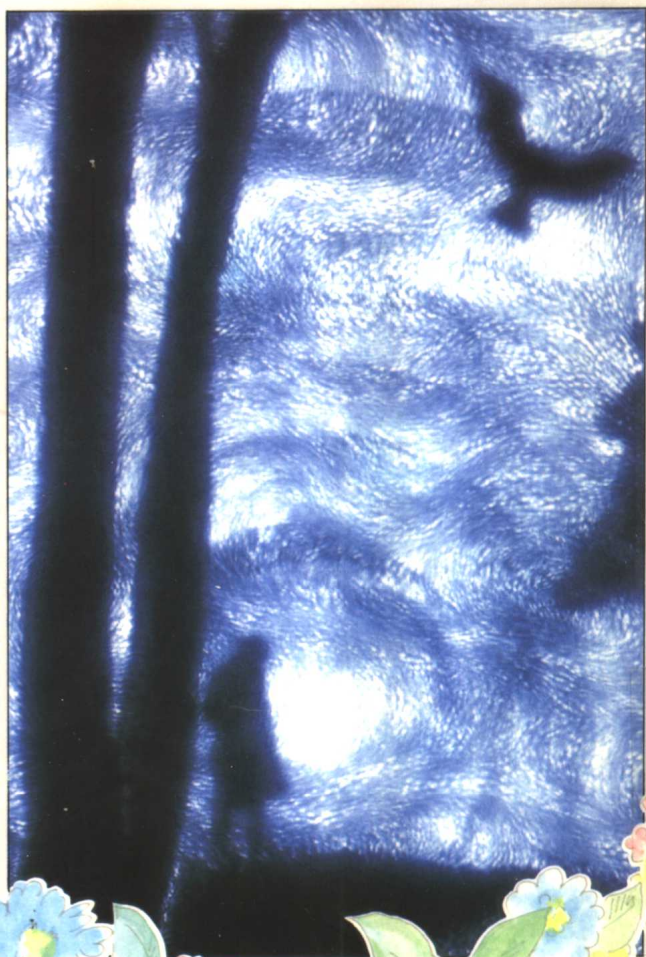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化身博士

Dr. Jekyll And Mr. Hyde

[英] 史蒂文生 / 著 楊玉娘 / 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化身博士／史蒂文生著；楊玉娘譯。--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6 [民85]
面；公分。--(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44)
譯自：Dr. Jekyll And Mr. Hyde
ISBN 957-9263-53-1 (平裝)

873.57

85004266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44]

化身博士

NT.150

[英]史蒂文生／著
楊玉娘／譯

1996年6月／初版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10 號 7 樓之 3

電話·02-9566521 * 傳真·02-9566503 * 郵撥·0773591-1

<出版者>

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萬順寮 106 號 4 F

☎(02)664-2511 * FAX(02)662-4655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 21 巷 11 號 3 F

編輯部☎·02-2300545 * FAX·02-2306118 * 郵撥·1670488-6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謝謝！■

ISBN 957-9263-53-1

I561.44/154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化身博士

〔英〕史蒂文生／著
楊玉娘／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

西

元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誕生於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全才作家羅勃特·路易士·史蒂文生一生飽受病痛折磨，尤其是呼吸系統方面的毛病，更使他自己

幼即時常纏綿病榻。

縱然如此，生性平易近人的他仍始終一本孜孜不倦的寫作態度，從不允許疾病和衰弱影響到他快樂的性格和筆耕，在短短四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上，史蒂文生無論在小說、散文、書信、童話、或者遊記與詩歌方面，均留下為數可觀且品質出眾的作品，百餘年來受到的熱烈歡迎程度歷久不衰。無怪乎人稱英國文學資料史上最為英勇的故事，首推羅勃特·路易士·史蒂文生之著作及其一生。

體弱多病的他從小就沒有機會接觸一般小孩的娛樂，也不可能如同別人那樣正常去上學。他的活動範圍多半侷限於床舖上，但這並沒有使他對它產生厭倦感，或者怨恨它

取代了他的歡樂天地。

相反的，史蒂文生將它視為一個「愉快的床單國度」，媽媽會在那個國度裡爲他朗讀他所喜愛的故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羅勃特從六歲便開始以口述的方式來創作自己的故事。及至就學年紀後，他那擔任工程師的父親也會趁著巡視各地燈塔、碼頭的機會，偶而帶他出門一趟。小小的羅勃特·路易士·史蒂文生心靈中，遂逐漸裝滿高山，曠野，荒涼的海岸，汪洋環抱中的小島影像。

爲符合家人的心願，史蒂文生曾在愛丁堡大學修習工程學分，以便日後能夠繼承家業。但從事此一行業所需的豐沛體力和大量活動，顯然遠非身體孱弱的他所能夠負擔得起，所以後來他又轉而攻讀法律，並在一八七五年時順利取得律師資格。

只是他自始至終對於法律興味索然，況且此時亦已開始從事筆耕，一頭栽入認真的寫作工作，並下定決心，好好發展個人在演說、創作方面的天賦，是以終其一生並未真正擔任過一天執業律師。

此後數年，基於健康方面需要，史蒂文生一直周遊在德、法兩國和蘇格蘭之間，途

中的山水風光、經歷見聞，都記錄於他一八七八年的作品《內陸之旅》，以及一八七九年的《輕騎旅行》當中。

更重要的是，他在一八七六年初次邂逅比自己年長十歲的范妮·葛立福·奧斯本，地點正是在法國。史蒂文生旋即認定這位已離婚的美國婦人是他一生中夢寐以求的女性，可惜兩人之間卻存在著重重難關。

在范妮返回美國舊金山的住處後，史蒂文生得知她臥病的消息，決心不遠千里追隨佳人而去，首先搭乘客輪的統艙橫渡大西洋，登岸之後又坐上一班移民列車穿越大陸。

對創作上來說，這段旅程固然豐富了許多本書的素材，但於健康狀況卻是明顯的大不利。再加上抵達舊金山後所遭逢的千辛萬苦，終於導致原本就不太結實的身體進一步惡化成結核病，幸經范妮悉心照料，才能使他免於客死異鄉。

一八八〇年，史蒂文生不顧家人反對迎娶范妮為妻，並攜她及她前次婚姻所生的子女返回蘇格蘭，不久得到家人的諒解，兩人的婚姻亦十分幸福美滿。

由於無法承受蘇格蘭嚴酷的天候條件，史蒂文生在返鄉不久即再度攜家帶眷，遍遊各地去追求健康。除了兩人結婚後的蜜月地點是在一座廢棄的銀礦場旁外，返鄉後再度

告別家園的他們依次到過瑞士、法國南部、美國紐約州東北部的阿第倫達克山區。

最後在一八八九年來到地處熱帶的南太平洋區，包括《金銀島》在內的許多重要作品裡，都可以見到他將這些見聞、遊蹤融入其中的痕跡。

*

一八八三年出版的《金銀島》是史蒂文生筆下首部長篇故事，甫推出旋即一炮而紅。此後他又寫了不少散文、詩作和短篇故事，到了一八八六年，另一部緊湊有趣的長篇代表作《綁架》宣告問世。

抵達南太平洋區後的史蒂文生經過一番巡行，最後決定在薩摩亞群島中的一座小島上買下大片地產，偕同家人長期居住，並熱心投入當地事務。

在這裡，史蒂文生不僅廣獲當地住民的熱烈愛戴，困擾他大半輩子的健康狀況亦得到不少改善。只是在他心心念念仍掛記著自己的故鄉，於是那山陵群集、天荒地寒、古老而又蒼涼的蘇格蘭低地，再度走入他最後一部未完成的傑作《赫米斯頓水壩》裡。

對廣大的讀者而言，羅勃特·路易士·史蒂文生那令人愉快的談話式風格，流暢優雅的辭藻，始終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令眾人如癡如醉的原因。

殊不知他對於自己的寫作技巧一向有著相當嚴格的要求，十分在意作品的完美度，並執著於讓它們回歸到純粹的浪漫傳奇式蘇格蘭風格，迥異於當時盛行的寫實主義作家，將他們的作品導向社會、人生、思想行爲之奧秘等等深沈的問題。

他強調的是——

愛一個故事需爲其故事的本身，爲其遭遇中的樂趣，爲它永永遠遠活躍的精神。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三日，正當與人愉快交談中的史蒂文生突然中風。

據說他是在到地窖取出一瓶他所喜好的勃根地美酒，回到廚房開瓶時，突然對著妻子大叫：「我怎麼啦？爲何感覺這麼奇怪？我的臉變形了嗎？」

隨即驟然倒地，並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後與世長辭。這位長年受到結核病陰影威脅的偉大作家，最後死因是他從未料到的腦溢血。此時他才正值四十四歲的英年而已。

當地原住民們在史蒂文生與世長辭之後，親自抬著他的遺體，一刀一斧關開一條小徑，將他送上唯雅山 (Mount Vaea) 山頂，並埋葬於此。

在那終年風吹不斷的山巔之上，他可以縱情馳目俯瞰太平洋海水。在他的墳頭，銘刻著一首他本人的詩作做爲墓誌銘——

在浩瀚無際的星空下面，

挖掘墳地以容我長眠。

生是我歡，死亦欣欣然，

僅僅懷抱一願而躺下。

請爲我銘刻這一段詩句：

「此人安眠於心所嚮往處。

漁人鄉園，海上歸來的故居，

也是山中返回的獵人之家。

目錄

★ 作者簡介 / 3

- 第一章 門的故事 / 1
- 第二章 尋找海德先生 / 29
- 第三章 傑奇醫生泰然自若 / 49
- 第四章 凱路遇害案 / 57
- 第五章 海德的書信 / 69
- 第六章 藍儂醫生的死 / 81



第七章 海德之死 / 95

第八章 藍儂醫生的手記 / 123

第九章 亨利·傑奇的詳盡告白 / 141

★ 作者生平代表作 / 181

★ 賞析 / 183



● 第一章 ●

門的故事





◆ 律師阿徒申先生

律

師阿徒申先生長著一張其貌不揚的面孔，佈滿皺紋的臉上從來不曾因為微笑而容光煥發；言語枯燥，沈靜寡言，明明簡單的事情到了他的口中總會變得越說越複雜，而且非常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或觀點；手長腳長，老是一副狼索落寞的陰沈相。

可是話說回來，卻也還是有他受人喜愛的地方。在氣氛和善的聚會裡，當口中的美酒投合脾胃之際，他的眼中自然迸射出兩道閃耀異常的人性光彩；那是在他言語應對之間從來不曾展現的東西，但在飽餐之後的臉龐上，一個個默默無言的表徵裡，卻不聲不響地自動流露出來，而在日常生活舉止中，更是頻頻明顯地出現。

他的為人律己甚嚴，刻苦自持；在獨處之時只喝以杜松子釀造而成的琴酒，至於個人雅好的葡萄美酒卻是絕口不沾；儘管喜歡戲院，距離最後一次跨進其中任何一家的大門也已有足足二十來年。

相對的，他待人之寬、容忍的氣度之大則值得廣受稱揚。

偶而，他也會懷著幾近羨慕的心態，亟欲體會包藏於人們惡行當中的高度精神壓力。此外，相較於譴責，他百分之一百二十傾向於選擇協助。

「我樂意相信該隱的異端邪說；」●他常三天兩頭莫名其妙地說：「我聽任我的兄弟肆無忌憚地沾染惡習。」

正由於具備這樣的一種性格，阿徒申先生每每有機會成爲墮落沈淪之輩一生中結識的最後一位高尚人士，同時也是最後一個好影響。

只要他們正好走進自己的辦事處裡來，他對待這些人的言行態度絕不會有一絲一毫不同於平常。

無疑的，這樣的表面演出對於律師阿徒申先生根本就是輕輕鬆鬆的小事一樁，因爲他原本就是一個喜怒完全不形於色的人；就連友誼也似乎建立在同樣的寬大爲懷、溫厚性情基礎上。

● 該隱：亞當與夏娃之長子，殺害其弟亞伯的凶徒。

從機會之神手中接下現成的友好圈子，對於個性靦腆的謙沖之士而言乃是常情，而發生在律師身上的正是這種狀況。

他的朋友若非是自己的血親，就是不知已經相識多少年的人。他的情感猶如長春藤一般，與時俱增，瞧不出什麼特定的攀附對象。

是以，聯繫住他和理查·英費爾德先生的無疑正是這一條繫帶；對方是他一表八千里的一名遠親，也是城裡城外無人不曉的名人。這兩名男人彼此可以從對方身上看到不少相似處，或者發現許多共通性話題。

根據那些在他倆的禮拜日散步途中與之邂逅的人們傳言，當他或他乍見自己的好友身影出現眼前之際，兩人的反應都是一語不發，滿臉呆呆的遲頓表情，隨即如釋重負般地開口大聲招呼對方。

最重要的，他們兩人極端重視這一趟趟固定的漫遊，把它們視爲一週裡面最值得珍視的大事，不僅謝絕出席娛樂場合，甚至不肯接受職業上的召喚，以便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充分享受彼此的共遊之樂。

就在其中一次漫步裡，他倆偶然走到倫敦市內某個繁忙區域的一條支道上。那是一